

红色记忆

真假手枪

□ 杨群灿

1942年,洛阳一带大旱,民不聊生,李村北后街老杨头家一年多时间里接连过世了3位老人,没办法,老杨头把仅有几间草房的宅子卖了,买薄棺葬了老人,全家借住到西窑南栅栏内一个破院里。

老杨头本名杨庆云,凭气力养活一家,天天奔走于镇上与洛阳老城之间,挑粮,挑油,挑醋,挑煤,挑各种杂货,一条桑木扁担被肩膀磨得油光光亮,40多岁的人看起来却像是60岁,人们都怜惜地称他“老杨头”。每次从城门走过,守门的警察或治安军看到这个穷酸挑夫,哼得懒得哼一声,摆摆手就让他过去了。

老杨头家对门住的是马遂法(又名马明臣)一家,马遂法是当地的保长,平时对乡邻们很和善,每逢给大户人家派粮派差时却非常严厉,看到他腰间鼓起的衣裳,没有不顺从的。

马保长有很多朋友,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,闲暇时会拿出腰间的那个物件摆弄,但从不让别人碰,有识货的人说,看模样那是支六子连擗子(弹容量为六发的手枪)。

他看老杨头实诚可靠,住城里捐东西就经常让老杨头代劳,送给鼓楼附近杂货店的王掌柜,贴廊巷绸缎庄的李经理等人。老杨头认准了马保长也是一个为穷人办事的好人,所以也很乐意为他帮忙。

1943年冬的一个晚上,马保长又托老杨头捎货,那是一包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,这类东西已经捎了好几回了,

老杨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次日一大早起来,把那包东西藏到装满白菜的荆筐底下,挑起担子上路了。为了抄近路,也为了省个渡船钱,老杨头照旧穿过申明村,走到伊河边,挽起裤腿下了河。缓缓流动的河水冰冷冷地噬咬着他,突然脚下一滑,老杨头一头栽倒在河水里,荆筐里的东西倾出来,随着河水滚动。老杨头不顾一切地在水中追逐,终于捞到了那包东西,白菜却几乎丢了一半。

过了河,老杨头浑身麻木,一路打着寒噤,抖抖索索挨到石人村,看到村口有几人围堆烤火,就加快脚步走上去。一位好心的大爷看他满身冰碴,告诫他这时候不可烤火,赶紧把他带到家里,用被子捂上,并帮他烘烤衣裳。

当天夜晚,老杨头挑回了一担木炭。得知老杨头的遭遇,马保长专门买了德盛昌点心犒劳他。老杨头拿出李经理捎回的一个印花包袱,马保长迫不及待地从中取出一个皮套打开来,惊喜地说:“真家伙,就是不一样!”老杨头惊呆了:敢情他天天别在腰间的那把擗子是假的呀!

老日来那年(1944年)秋天的一天,马保长匆匆地跑到老杨头家,拿出那支擗子:“老哥,我要出去些天,请你帮我把这个收拾好!”说完匆匆走了。家徒四壁,藏哪儿好呢?最后老杨头的妻子张二妮想了个主意,在土灶台下挖了个坑,把擗子放到坑里用土封好,上面重新覆上草灰。

第二天,老杨头和邻居家就来了几个带枪的人,一通

乱搜,吓得张二妮一直不敢往灶台看,嘴里不住念叨“阿弥陀佛”。

后来听说,马保长是李村地区的中共支部书记,他领了几个人在刘家窑刘喜家后院窑洞里搞了一个印刷所,秘密印制反日文件、材料,被日伪便衣队抓到老日驻龙门的据点了。再后来,听说他被一个翻译官救出来,参加抗日队伍了。

1948年初夏,时任洛阳独立团三营营长的马遂法带领队伍开进了李村。听到街上“打倒地主恶霸,分田、分地、分浮财”的喧哗,老杨头插紧大门,不让家里一个人出去,说乡里乡亲的,分了人家的东西,以后咋见面?人穷志不能短!那支擗子也没能送还出去。

隔年年末,马营长带着随从回老家,老杨头从灶台下扒出那支擗子送还给他,当揭开包裹擗子的油布时,那支枪还蓝汪汪地泛着油光。马营长带着老杨头找到他的把兄弟、镇长张秋盈,说这位老哥是进步群众,过去帮我们做了很多事,土改时为啥没给分房子?咱共产党不能忘了这些好人啊!

不久,政府进行土改二次复查,老杨头一家分到了老宅子的一部分——三间临街房,外加两间厦房、一间灶房。

后来,马遂法脱去戎装,担任洛阳专区首任粮食局长,曾专门请老杨头吃过一顿饭。其间,马遂法感叹地说,过去这些年真不容易,如今虽说不带枪了,但这六子连的故事要好好讲给后代孩子们听听!

人到中年

中年人的梗

□ 陈俊峰

正月初三,老陈带儿子踢足球。春节是吃肉的季节,不运动运动,怕儿子吃成小胖墩儿,所以老陈每天坚持带孩子踢一个小时足球。那天也不例外,老陈已经进入状态,且状态绝佳。他上身穿黑背心,白皮肤、黑背心——黑白相间,显的那么健硕。灰色运动裤、黑色运动鞋,拾掇得那么干净利索。他已经陪儿子运动了一阵子,微微出了一些香汗,感觉自己身轻如燕,有一种欲飞翔的感觉。

休息间隙,老陈瞥见一平台,约一米米高(其实不到一米,怕伤老陈自尊),心里便有些发痒,就想“征服”一下子,露它一小手,证明自己的“身轻如燕”。

只见他张开双臂,纵身一跃,给人一种雄鹰起飞之感。值得注意的是——平台面上镶着大理石,且有层浮灰,很滑。咱必须说清楚,老陈的确跳上去了,咱不能说谎话,但也滑倒了,整个身子向平台下栽,以“后空翻”的姿态急速“返航”。关键时刻,右手的敏捷与担当体现了,说是迟,那是快,右手果断截地,像拐杖一样支撑起了整个身体,其他器官都安然无恙,只有右手的腕关节“嘎嘣”了一声,发出一声脆响。疼的老陈一边甩胳膊一边倒抽凉气,“呼哧呼哧”,像吃一笼刚出屉的包子。

老陈是看着自己的手腕肿胀起来的,像安了一节莲藕,再后来,达到顶峰,成了红烧酱肘子,不曾有一丝褶皱,黑红的颜色泛着亮光,非常丰腴。老陈球也不踢了,夹着上衣往家里走。他开始后悔,埋怨自己。四十好几的人了,还像个孩子,咋来这一出?鬼使神差,从产生意念到实施行动那么地流畅自然,就好像做了一场梦,只是“迫降”没有处理好,难道这是命运的安排?老陈又想,过些天,消肿了就好了,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再说,右手受了伤,什么也干不了,专等人来侍候,也当一回大爷,也是一件不错的事。老陈于是释怀了。

右手失去了劳动能力才知道什么叫“能者多劳”,吃饭、刷牙、开车、洗衣等等,右手是主力,左手最多是“打下手”。如今右手工伤疗养,左手只得顶替。不到半月,老陈学会了用左手吃饭、刷牙、开车等等,虽不灵活,也能将就。原来世界离了谁都能过,同时,右脑半球也得到了开发,老陈思想上有了收获。但左手写字真的不行,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假期抄书的计划就算了吧,改成阅读吧;心里要写的文章,暂且歇歇吧。

这样过去半个月,老陈的手臂还不消肿,且手指动弹着疼,赶紧看医生。医生捏了捏,立刻断言道:“绝对骨折了!”一拍片子,确实骨头裂缝了,并长错位了。医生埋怨道:“早干嘛了?”“我想着没事!”“哪是你想的事?你才不想当美国总统?”老陈接受了医生的善意批评,不再说话了。

经过“复位”,而后敷上膏药,四块板子夹起来,等它长好。“复位”说起来简单——医生用力一掰,而后使劲儿一捏,老陈不禁长啸了一声:“哎呀——”,感觉眼前金星乱蹦,浑身出了白毛汗,老陈是噙着眼泪微笑着告别医生的。

又过了几天,夹板里面痒的很,先是用小拇指头,后来用筷子,往里戳着解痒。不到一周,老陈实在受不了,干脆把板子去掉。医生愤怒了:“以前白弄了!得重新复位!”老陈赶紧解释:“你不要生气!我也是大姑娘上轿,头一回骨折,实在没有经验。”医生笑笑,说道:“要你不怕疼,几次都中。不是我说你?别拿身体当儿戏!你这回记住,最少俩月!”又一次“复位”,老陈又噙了一次泪。

这回老陈老实了,坚持到了痊愈,其中煎熬不再列举。

一个四十多岁的人,当他看到那个一米多的平台时,分明是蔑视的,不服气,认为“我还能、我还行”,想挑战、想冲击、想征服,证明自己还不老、还青春逼人,结果呢?老陈就是例子!再比如,遭遇酒局时也想表现一下,在年轻人面前装一装,给年轻人立“规矩”,想教导一下年轻人酒文化,结果自己弄地烂醉如泥、出尽洋相,敢说没有吗?

四十多岁是一个尴尬的年纪,不年轻也不老;也是个责任最大的年纪,上有老下有幼。这个年纪不允许我们任性,不敢出一点小差池,但也不完全认命,总有内心深处萌动的。老陈就是如此。

老陈事件的忠告:中年人的江湖重在回忆,重在保养好自己的身体,重在教育子女,如若想挑战,请掂量自己的实力。

诗作

风景

□ 杨建乐

风景在远方,
风景在他乡,
风景在没有去过的地方。
只要有梦的存在,
便会有新鲜的向往。

风景在眼前,
风景在故乡,
风景在熟视无睹的地方。
只要有心的归宿,
自会有灵魂的安放。

风景在诗里,
风景在画上,
风景在生命自由的地方。
只要有爱的源泉,
终会有灿烂的春光。

岁月有声

母亲节的“仪式感”

□ 百瑞平

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,我开始有了“过节”的意识,生活逐渐有了“仪式感”,特别是关于家里老人的一些节日:生日、母亲节、父亲节、老人节……

五一不只是一劳动节假期的开端,更多的是母亲节要拉开序幕了;于我而言,母亲节不是一天,而是五月的家庭盛事。

我就和丈夫商量,今年母亲节怎么过?共同的意见是:聚餐。虽然也隔三差五会带爸妈出来吃饭,但是这次聚餐要与往日不同:不再是如往年一样一家四口请妈妈吃饭,而是要组织一大家子一起聚个餐,郑重给妈妈们过个母亲节,让她们也拥有一份完整的独属于母亲节的快乐。

我有两个妈妈:妈妈和婆婆。两个大家庭,所以得分开庆祝。五一那天晚上,我们邀请妈妈、哥哥一家一起聚餐。从去年疫情开始,我们几乎没有再这样好好地聚一次了。哥哥嫂子经常出车不在家,大侄女上初中毕业班了,休息时间很少,各个小不点们也都有自己的兴趣班,想要聚齐一次真不容易。席间,我们聊聊孩子们的学习,说说妈妈的爱好,谈谈妈妈最近热衷的艾熏养生……妈妈看着我们满堂欢聚、笑语不断,孩子们又在房间里跑来跑去那么欢快,脸上一直都是止不住的笑意。

母亲节前一天晚上,我们邀请小姑子一家一起聚餐。十个人的聚餐,两位老人,两个四口之家。婆婆看着上初三的外孙女、上初一的孙子都已经一米六多了,十分高兴。当丈夫代表我们一家祝福、小姑子代表她们一家祝语时,婆婆感慨万千,说儿女们真的长大了,都是四十左右的家庭顶梁柱了,孙辈们也都在一天天长着,越来越好……我们特意交代她:以后少操心,她的任务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,可以跟公公一起抖空竹、吹口琴、弹电子琴,要寻找自己的乐趣,丰富老年生活。

母亲节这天,我们又分别打电话祝福了两位妈妈“母亲节快乐”。不同于朋友回家一趟但是不言不语的做法,我是赞成“爱要说,爱要做”的。既然选择了给妈妈们过母亲节,就要明确告诉她们,并且还要郑重其事,大张旗鼓,要让妈妈感觉自己很受重视,在家里非常重要。

聚餐时,我特意准备了蛋糕,康乃馨,特别要求大家要发言要祝福,妈妈也来给全家说几句——用小小的仪式感,营造幸福的感受。

《小王子》里说,仪式“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,是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。”

过节,过母亲节,就可以创造这样的时光,营造这样的时刻,给妈妈,给家人,也给自己——让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幸福,保有一份幸福的回忆。

花香一瓣

鸢尾花开

□ 王秋月

谷雨前后,鸢尾花开了。忽然间,庭院角落、步道两旁、公园一角、河边湿地到处是鸢尾花的天下,一大片一大片的紫色使了劲地抓住春的尾巴,在春风中摇曳出一片紫色的云,由浅淡到浓郁。徜徉在这片紫色里,仿佛连眼前的空气都要被鸢尾的紫色渲染了。

鸢尾花,有着诗一样的名字。花如其名,其姿韵、线条、颜色的搭配都刚刚好,不显一点俗,更没有一点的傲,如诗如歌,如蝶如舞,似鸢鸟在绿丛中飞舞。

周末出小区,经洛偃快速,跨开拓大桥,沿伊河步道一路向东,成片的鸢尾花便尽收眼底。鸢尾花只有连成片时才更为壮观,成片的紫色的蝶形花瓣被花柱高高举起,在其顶端舒舒展开,随风轻轻舞动,绿色的剑形叶片铺满整个地面,大片的绿和大片的紫与不远的伊河相对,相得益彰,丰富了眼前的景色。

在没有花期的日子,鸢尾花,我是不敢恭维的。

鸢尾花是完全不能和君子兰等名贵兰花相比的。君子兰的叶宽阔又厚实,鸢尾花的叶片薄,相对稍窄;君子兰的叶呈二列叠出,排列整齐,向外舒展,美观大方,温柔多姿,鸢尾花的叶没有章法,从块状根茎上呈一个平面随意一簇簇呈剑形向上生长,叉开,于叶的顶端向外轻弯,看不出花的温柔;君子兰的叶顶端圆润,鸢尾花的叶顶端尖如剑;君子兰的叶深绿色,颇具光泽,鸢尾花的叶随着春的渐深而深;君子兰的花期很长,可达五十天,鸢尾花的花期也就三两天;君子兰备受人们的青睐,有“花中君子”的美誉,气、色、神、韵无可比拟,属于客厅的绿色装备,鸢尾花却扎根野外,生生不息,一岁一枯荣,很少见于盆栽摆放在客厅。君子兰和鸢尾花一个名贵,一个普通。

鸢尾花与君子兰虽有诸多区别,但一些不懂花者还是把鸢尾花称为兰花,甚至叫它君子兰,可见,鸢尾花有着兰花一样的灵性。我小时候也错误的把鸢尾花叫兰花,直到长大后有一天,从同事口中得知鸢尾花的名字后,才知道自己的无知,更惊叹于鸢尾花诗一般的名字。

开花当属鸢尾花。恣意率真、灿烂美丽、扎根泥土,生生不息……



远方

陈爱松摄于洛阳师范学院

流年碎影

新兵连的牛粪

□ 翟学斌

1980年11月,我入伍到湖北沙洋。牛粪,竟然也是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之一了。

对北方兵来讲,第一次邂逅南方水牛的牛粪,就被它那巨大的堆垛所震惊。以前在老家拿个粪叉儿,挑个箩头跟在牛车后面拾粪,往往跟半天也拾不了半箩头,而这里,一堆中等大小的水牛粪就可以轻松装满一箩头。

沙洋地处江汉平原北端,到处是水网稻田,田间耕作的主力全是水牛。水牛与豫西老家的黄牛相比,个头要差不多大一倍;短而稀疏的青灰色绒毛,懒洋洋地散落在同样青灰色的牛皮上,从烂泥塘里出来,身上沾满了泥巴,泥巴的颜色也是青灰色的。两只粗大的犄角,从头顶两侧弯曲着伸展开来,从根部逐渐变细,到了末端愈发尖锐起来,远看像两柄锋利的弯刀,这让这种壮硕的动物看起来越发的雄壮威风。水牛皮厚,汗腺极不发达,热时需浸水散热,因此,一年四季,除了冬天,水牛不是在水田里劳作,就是在水塘里卧着歇息,很少见到他们像黄牛那样待在牛棚里、树荫下。

水牛脾气温和,动作缓慢,样子颇有几分呆萌可爱,老人小孩亦可驾驭。水田里,不论是犁是耙,一头水牛即可胜任,而老家的黄牛,即便在旱地里,也得两头共拉才可耕作。以此而论,水牛的气力比两头黄牛还要大。力量来自于食量,水牛一天需要吃掉30斤草料。

吃得多自然就拉得多,加上水牛并不是每天都拉,积攒几天后拉下的牛粪,堆在地上就像一座小山一样,还冒着腾腾的热气。记得小时读雷锋故事时,说雷锋这个湖南穷孩子冬天里把脚踩进刚拉的牛粪取暖,当时实在难以理解,现在

看到牛粪,终于相信了。

刚到新兵连,每天早晨出操,全排沿乡道跑步。而这些乡道,就像游击队埋地雷一样,布满了一堆一堆巨大的牛粪构成的“地雷”阵。这些“地雷”分布极不规则,有时间隔很远也没有,在你松懈下来,放松警惕时,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你脚下;有时一堆接着一堆,形成连环阵,在你为躲过一堆又一堆而暗自庆幸时,最终还是没能躲过让你中招的那最后一堆;有的在路中间,有的在路边上,形成迷魂阵,在你闪转腾挪,左躲右避时,一不小心就掉进陷阱,令人防不胜防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总有一堆适合你”。

冬天出操,天还不亮,加之大雾弥漫,后面的只能紧跟前面的才能保持队形不致掉队,即便发现前面的中招了也难以躲避,只能步其后尘,勇往直前。有个别倒霉的一脚下去,牛粪能没过脚面直达小腿,一声惊呼,引起一阵骚动;有的不小心一脚踢在牛粪上,来个天女散花,队伍顿时凌乱起来,前后左右的战友不再淡定,纷纷躲避。

收操回来,大部分人的鞋子上裤腿上都会沾上或多或少的牛粪。面对抱怨,排长说,当兵的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,牛粪自然也要雨露均沾。

新兵连都是一群爱美的小伙,谁也不愿老与牛粪相伴呀。再加上都憋着一股劲,要好好表现表现,于是,一群新兵就早早起来,扛着铁锹,清除“地雷”。我也曾是积极分子中的一员,一边把牛粪清除到路边,一边心里暗暗遗憾:如果在老家,每天早上都能遇到这么大的“牛屎运”,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儿啊。

诗作

郭育涛诗一组

路

犹记童年门口路,
雨天泥泞暗灰土。
如今村貌换新颜,
墨带飘舞绕花坞。

喜鹊

草屋安居老树榭,
周边尽览世间华。
檐头笑语不辞累,
喜讯飞临百姓家。

水泉客家之源纪念馆记

客出南关投异乡,
寻根北望意何茫。
水泉今筑瞻怀馆,
圆梦中华河洛郎。

